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七

序

贈汪少臺叅軍遷劍州州端序

汪君少臺新安佳士也萬曆己卯參留都江淮軍事甲申移判劍州行有日楊君率其寮餞之江滸余嘗論少臺之爲人知其賢也江淮故典官艘其新故之簡修往來之撥遣繁且劇矣君督率而鈎稽之無不悉當以故駕部諸公獎勸之者踵至汪君名動金陵亦其才具足以召之也江淮寮友事





率倚辨於君於其別也惋惜之情見於言面亦君之誠足以動之也君行矣其無以蜀道爲難也哉新安黃巖白嶽之勝聞於四方君產於其鄉而其筮仕也適爲留都伏軾所至謁園陵望宮闕山川之雄富人物之盛麗張衡左思所窮年不能賦者君得以迴瞻而指顧之矣而今之遷也又在劔門劔門西屬岷峨東接巴蜀古稱兩川之咽喉其勝則普安之梁山是姜維鍾會之所奮戟而爭也葛山孔明之遺壘土人之所名而思之以志不忘也

馬閭九龍七盤普翠則又幽深阻絕仙人釋子之所託而栖也而君以宦轍過之時而周游時而歷覽詎非幸歟夫以留都視新安則大矣以劔門視留都則奇矣歐陽子所謂放心於物外與娛意於繁華古今所不能兼者而君竝得之此固人生之極樂宦游之勝蹟也蓋登高高山則思峻絕之英臨清流則貴潔廉之行張天錫謂之觸類引伸行而得政者君能無意於斯乎爲我弔古人之名勝而攷其施設余知劔之無難爲矣



送温守衛淇竹公入覲序

古之善道術者曰道之精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其言辨矣乃儒者猶然非之不知土苴以治人乃其治之精者也古聖人之治非吾有以爲之而能不爲也非吾無以爲之而能有爲也吾無以爲之而民亦無庸於吾爲之也故伯樂之治馬燒剔刻錐羈壘而阜棧之則馬斃十三馳驟整齊檝飾而鞭笞之則馬斃十五而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以彼劬興除設采色繁

科指舉吾民而羈壘檝飾之豈不治理爲兢兢而孰知皆害馬也衛淇竹公余舊從游留都其於事也迫而後應而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悛悛有道君子也去而守東甌三年矣余以汗漫之遊過其治采聽風謠庶幾聞公所以爲理者而其民不能言也知安之而已一日過公郡齋公與談芝桂而訪薜蘿余庶幾得公所以爲理者而公不自言也知與民安之而已噫此非深於道者能之乎公於趙閣學孟靜爲同鄉其講聞於性命者精而淳白



備神生定矣故所爲省靜要以不拂乎民而止凡一切興除科指世所欲迫得之以爲功者公悉謝不爲而人亦莫深知公也迨夫劬興除繁科指者徒爲民病而公恬愉寧一之理卒最他郡於是始不能不知公而斯時也公亦抱其成績入告於天子公之寮劉君輩屬爲言贈之夫余所探討者薜蘿芝桂之譚而何足以知公哉昔李文靖當柄建明利害者一切罷之欲持此爲報國之實而和仲方之有疾不治常得中醫余意非中醫所能辦

也蓋扁鵲兄弟皆爲醫魏文侯問之扁鵲曰伯兄於疾視神嘗未形而已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已疾其於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也者劓血脉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然則民非能治之而能不治之乃爲幸也汲長孺領淮陽盜鑄盛行誅殺莫能禁長孺不刑一人不壞一鑪臥閭而淮陽政清是時漢方以黃金璽書風厲郡國治最輒徵拜公卿而長孺又傳黃老之術也故收效若此公行矣 天子且獎異循良修漢古之事金璽



所賞齋 卷之十七 四  
書於今而公卿於異日者必公也

賀少司馬中丞徐公平臆夷叙

代耿師作

蓋孔氏之譚學詳矣而獨怪其不爲兵家者言及  
刪詩至采芑六月旆旒鼓鉦騏車武服委曲備具  
若於中興名將南仲吉甫有歆豔然者此何以故  
也春秋七十二國日尋干戈或至安忍而怙殺故  
談俎豆之業以弭兵周宣王十數傳之後人不知  
兵或至玩寇而養亂故錄撻伐之詩以振武然則  
聖人未嘗不言兵蓋其意各有主謂哉今 天子

文武聖神中興之烈已方駕周宣不啻過之矣乃  
蠶叢以西雜羌戎而治蟻伏蝟集爲內地憂故北  
訶則憂松潘南訶則憂建昌又西南訶則憂馬湖  
所謂臆乃者則時出而憂馬湖者也而大酋撒假  
爲之魁其所穴凉山者崇巖密箐繚繞回錯嚙噬  
狙擊席裯干戈而黃郎暖反諸羌從而羽翼之其  
爲西陲門戶患非一日矣邇且大肆兇頑劫鹵居  
民戕殺將領榮賴峨眉諸境道梗不通少司馬宣  
城徐公旣奉詔討賊松潘建越之間以次削平威



靈大振而假恃其天險罔有峻格公奮曰所不翦滅此餘孽遺君父憂非計也於是因大征之餘察文武將吏已試者稍稍易置之具餼糧懸賞罰諸毛髮事悉爲經畫乃會大將軍李應祥發虎符屬國集其師大誓之然後三路進兵一從建越都司宰調元邊之垣統萬兵周副使光鎬監之一從中鎮叅將周于德統土漢兵武副使尚耕監之一從馬湖蒙賴叅將朱文達郭成都司萬鏊各率土漢兵李副使士達監之而大將軍居其中權發蹤指

示其紀功主餉則張孫繩周嘉猷兩叅政與馬公視師嘉州已進駐戎州節鉞所向士心爭奮中鎮周于德先率衆入斬其前鋒阿則而諸軍亦分道并進茜雞坪西河大鷹崖殺馬溪大小數十戰賊多棄輜重走而臆巢險遠饋糧不繼猶以深入爲難公復進駐叙州以督之諸兵敢死深入無不一當百賊奔潰遂探穴俘之林櫛壑薙靡有遺者獲其首撒假及其母弟妻子斬名酋白祿等數十百人獲首虜二千有奇菽麥弓甲馬牛羊無筭諸降



羌泣且拜曰山箐萬重漢兵絕未有至者乃今天  
威也咸歎血定誓瘞鐵牌爲界而嘉隆以來侵地  
始盡還其舊云斯時也諸羌戴香以迎爰崩厥角  
蜀人旄倪相扶縱觀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而  
木瓜諸羌皆爲屬夷歲貢良馬比於諸部何其盛  
也夫天下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益之諸  
羌公先後平之數世不誅之寇靖於一旦藉令公  
非親馭戎路坐而自佚則不可得將吏之死力徒  
銳意一出而惜於堅暇先後戒令二三賞罰龐雜

則將吏雖致死而難與成功成功矣以一方勲名  
自喜而餘寇爲梗置之不聞亦無以收破竹之功  
成一勞永逸之笑故人見公大造於蜀而不知其  
才有以待事之變也往余督學留都以校士如宛  
陵見其士習烝烝敦崇學術乃公不獨富文武才  
而被服于孔氏也尤深然則今日之功庶幾乎襄  
獫狁平荆蠻之偉而與南仲吉甫爭烈也所從來  
矣家弟定力守成都以疆事從公余聞三捷方喜  
而不寐而藩臬大夫暨二三閫帥不遠數千里徵



余言爲賀因漫爲之說一見公之勲名功伐垂之  
彝鼎者繇才以成之一見學以養其才者又自有  
本也

贈葉石渠司城遷魯府審理去金陵序

葉君石渠曩以文學高等奉恩詔選入辟雍久之  
任爲南司城司城居輦轂下浩穰多權貴又諸司  
皆得挾其體貌以臨之其所奉行文書日四出其  
所讞訊多主以諸司之意而令司城者肩荷之便  
於下或不能徇乎上悅於官或不能服於民藉令

才者處之未有能善者也石渠之處此幾年矣其  
所從諸司之文移及所自擘畫者多矣中或仍之  
葺之或改弦促柱而張之又從而劑之劇之無不  
朝上書而夕報可於是數年以來蠹者剝幽者爬  
噐者屏舞文者鬼薪骹法者按配都人士數百萬  
戶之衆無不願解而心服則公之才足多也予杜  
門久不數數通長吏然余家去司城解不四三里  
公之所施行狀里之賓客亭徼所日夕過而口者  
無間也予未嘗不大服公才居頃之孝廉湯惟揚



黃野王手邸報過予曰石渠公遷魯藩審理旦夕行矣子可無言以爲贈予崛然起曰嗟乎是豈所以處君者乎哉君固漢之茂才異等也卽世之遷除拘身格而三途並授已稍稍見之行事君之材譬則干將莫邪上之可以干虹霓薄日月而下之可以剗犀兕截鴻鴈今特發劔於庖人一雞之割耳而乃使之不得大展於京國若州郡間而以藩理行也國初王官遷除未嘗不與朝廷相出入如楊文貞以審理叅大政可見已其後以所司終其

身沿爲故事頃趙光祿以長史序遷百數十年之拘攣從此漸破或未可知安知君之不更出爲朝廷用耶且也諸藩之難爲不在司城下聽之則爲窳些而直之則不獲自遂安知當事者不以才君而更以盤根錯節試之耶漢賈生董仲舒予之所謂茂才異等也而以江都長沙終君卽不得更爲他官而得與二人者埒亦復奚憾予顧哢哢於中外升沉之語余則鄙矣君倘能不以此爲介介乎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更以爲慶於是乎書而投



所賞齋 卷之十一 九  
之君之左驂

贈蔣翰吉道力歸龍溪省覲詩序

蔣君道力者棲神豹霧業久就於三冬矯翰龍雲  
功遂收於一鼓頃承恩於魏闕俾繫籍於詞垣旁  
抽魯壁之古文盡閱蘭臺之秘記乃長安之日則  
近而親舍之雲已遙慨焉陳情因之返旆豈徒榮  
錦還而負弩寔將斬采娛而奉檄君之行也能無  
樂乎顧二三兄弟俛仰一時江山萬里分襟此日  
聽別鶴之琴鳴促膝何年覩雙龍之劍合蘭缸桂

醕暫淹留於目前碧水丹山終悵望於天末不題  
短什曷汰衷襟請各振夫詞鋒聊先驅於筆陳云  
爾

贈豸谷朱翁之任河間序

君子之用世也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不得越  
職而獻其功若此者其分定也分定而心有不安  
非獨難幾於命表而必且有歉於分內其心將戰  
鬪紛紜而卒靡所定蓋國家之設官黜矣畀任則  
置參佐陳師則立監貳宣命則設介副至郡國幕



寮人尤以爲卑散而不得騁者世或傲然辭之以爲彼有所不屑於此也又或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稱於此也噫彼其心之不自安而又奚以能其官哉豸谷翁少爲諸生奕奕負俊聲竟與有司尺幅相左今年暨長公偕之來京師偕之舉於南宮成進士翁驩然樂也是時談者意翁久蜚聲黌序必於幕職有不屑又偕之方致身青雲翁封秩可待若不必汲汲一官者而翁竟謁銓得河間知事以去翁之言曰人生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

焦僥諍人則不得不小爲冥靈大椿則長爲芝菌則短爲鷓鴣於終北之北則高爲麼蟲於江浦之間則下彼亦各自足耳噫是不亦安於義命之君子哉余嘗讀北門北山之什貴爲大夫而其寔且貧乃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從事之敏至於劬勞鞅掌靡事不爲其賢何如也而兩人者咨嗟怨憤委咎於天若人者不一而足雖其經營甚勤居處甚約而未見其心之安也翁得偕之色養旣無虞室人之徧謫而襍囊就道無幾微不滿之意其政



事之勤勞盡瘁而靡怠與悔抑又可知已異日者  
將拔滯振幽揚翹紓英以受上之知遇豈終爲流  
品之所局哉余暨畢君輩十七人與偕之同門友  
善翁之行誼不可無贈乃不揆而論之如此

贈印石畢年兄司理新安序

世之譚者患天下之難理而郡若縣往往忽而不  
加之意夫天下雖大郡若縣之積也治天下雖難  
治郡若縣之積也乃郡理者每憂于縣之敝縣良  
者或苦於郡之否蓋兩相求而不相得者何哉以

彼尊卑遼絕劑尚異方而所以善通之者乏其人  
焉耳以予觀于今位上下之間而用常妙于清虛  
無事之地者惟郡司理爲然何者郡之求縣也易  
陵而縣之事郡也難犯司理者居其中縣之不理  
吾以意導之而已不徒在法也郡之未孚吾以誠  
動之而已不徒在文也故下不苦其陵上不苦其  
犯而郡若縣舉歸於治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  
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擇官而仕宜莫  
善於此矣新安山水峭厲清激民雜甌駱性剛而



喜鬪世稱未易治也而爲理適得印石畢君君循循雅飭人也與人交悛悛不能道詞而毅然有不  
可狎之色矜明察騁才諳以自炫耀君薄不爲而  
整暇密緻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事蓋修潔而  
非迂慈祥而不弛其端重明哲一發之情實然也  
繇斯昭明曲直而疏雪寃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  
舉將百里之情僞赴於一堂萬民之計慮協於一  
心卽尊卑殊勢劑尚乖方皆可混融聯貫通之而  
爲一蓋力足以遂下之望而不必爲亢守足以矯

上之欲而不至爲徇非君其孰任此故新安乃足  
以見君不足以苦君明矣語云見銚水之冰而知  
天下之寒魚鼈之藏嘗一嚮之旨而知一鑊之味  
一鼎之調言材無大小一也君行矣今居郡若縣  
間也特爲君兆耳自是又下之則匹夫匹婦之微  
又上之則雷霆萬鈞之重總之無傷於匹夫匹婦  
之心而後能無畏於雷霆萬鈞之勢古之循良名  
諫議類能辦之吾以觀畢君矣

贈張任宇年兄之開州序



古之君子有朝釋耒鋤暮登鼎鉉者非獨已能安之而亦天下之人能信之何者其養素也近世之仕者不然不得不以歲月踐更之久磨礮之豈惟藉是以塞觀望者之情而已之馴擾其筋力練習其聰明者亦于是在乃挾材者忽於叢委有不屑之心居佚者憚於繁苛有不安之志亦已過矣以彼其人卽異日者宅尊臨下人且傲之以所不知而乘之以其未試其何以應之且其以雄飛爲美雌伏爲詘也則趨走簿牒得喪稱譏又皆足以搖

其易誘之心而攻其未定之見爲害可勝言哉張君任宇以歲己丑登第與余爲同籍君年甚少才甚美僉謂清華禁近之選無能舍君者而得知開州以去或爲君難之乃君意未嘗不自得也夫雖有殊才大器而使以未諳之人理不習之政亦未可以遽得志開爲畿輔近地生齒繁而幅幘廣吏之綰帶而處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計戶之依土而食在所拊循而生殖者以萬億計其稟令受事咸於一人蓋俄頃之內應接旁午極其勞有



細人之所不勝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察而以君之才與器當之吾知其進未有量也然則君懷印州軍投煩畀冗乃其所以爲大受之地而不屑不安之意又安從生哉昔漢宣帝之於望之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明經持重論議有餘寔爲嚮用然且再試於三輔明主之用人旣微之又章之于以嘗於事而考功也如此君往矣異時柄用於朝若取信於天下惡知非茲行力歟余以開州之政卜君矣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增秩予廕序

昔周成王推擇君陳委以東都也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以文武憲萬邦厥功偉矣而詩人歌之曰張仲孝友夫古之大臣殫材竭能所爲顯勲業震華裔而銘鼎彝豈非以其才力智畫出於尋常萬萬哉而詩書獨本父子兄弟之際詳哉其言之也何居蓋杞梓之上干霄漢蔽牛馬黃河之流灌輸天下而卒歸於沃焦之墟然藝木者不護其末而護其根導河者不以惜汪洋之浸而



所賞錄 卷之十七 五  
亟拱把之穴者有所重也古道日微乃相與棄本  
實談事功而詩書之旨蔑如已晉川劉公以漕河  
奏績 上深嘉之晉位大司空并廕其子一人公  
辭讓至再不得 命退而以其弟之子衝應當是  
時 主上之恩禮於公與公之宣力於國見謂爲  
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而不知公之所以不可及  
者政在此也何者人心於功有必赴而情常不能  
無溺有所赴則冠冕簪笏之所不得而勝有所溺  
則中材好修之所不得而矯公嚮貳銓曹奉太公

邸舍余親見公垂紳正色出諷議於 君鞫袒甘  
毳入色養於親偃僂色笑若惟恐不得當者頃奉  
延世之賞有長公若長公之子在也公獨念曰吾  
兄弟兩人耳身幸列於朝而弟乃早逝吾不欲以  
子故而令弟之子以編列終也噫公之懿德茂行  
卽不可縷數而孝弟之大凡可覩矣故修其道於  
家則和而祥以聲施於朝則顯而洽質諸三代之  
大臣所以寧輯諸夏而翼戴天子者孰非此道哉  
自 國朝以來漕若河無兩居重者蓋大吏分董



之時有弗舉 今天子始推兩重於公而愈益稱  
治往大臣於漕稱李公蕙於河稱杜公謙公取轉  
漕之吏卒而卵翼之去其蝨賊信其約束而漕綱  
四百萬者如行堂奧然有李之拊循躬履水濱博  
采羣議蕭徐邳諸處舉大役者三而所省金錢以  
數十萬計蓋橈樁畚鍤間靡匪公之履綦也有杜  
之勞勩而公之洞達簡易又自有過人者故事集  
而人安之功成而不知其所以然自李杜以來三  
人而已嘗攷國史李公於母必躬爲扶持至老不

倦待二弟尤有恩杜公父年九十就養於官以浙  
爲善地迎兄與姊事之而侍親疾也其事尤奇曩  
公之太公高年就養與杜公同弟早逝卽不得迎  
之宦邸而以子之官官其子又兩公所未嘗有者  
夫卽公之修於家而其厝施於時可知也卽公之  
卓越於時而其進而躋於古君陳吉甫之流又可  
知也 主上明聖無遜成宣異日者公繇司空宅  
百揆亡論中外飫江南陳陳之積中興之烈卽詩  
書所稱何以過哉公拜恩之日水部周君訓計部



吳君士瑞呂君昌期比部戴君王言往賀之而徵  
言於余竊謂公之才畫勲望炳炳在人士大夫能  
侈言之矣而余獨推公之功業其盛在此而不在  
彼冀論大臣之道者知所本云

贈吳禮部序

道一也達者契之衆人宗之在中國者曰孔孟老  
莊其至自西域者曰釋氏繇此推之八荒之表萬  
古之上莫不有先達者爲之師非止此數人而已  
昧者見跡而不見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

聖祖獨稟全智大闡儒風而玄宗釋部並隸禮  
官若無少軒輊焉者嘗疑而深求之取其書而研  
味之始也讀首楞嚴而意儒遜於佛旣讀阿含而  
意佛等於儒最後讀華嚴而悟乃知無佛無儒無  
小無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 聖祖之爲意淵  
哉廣矣潤州在海門二山並峙爲釋了元與蘇子  
瞻談道之地妙高臺其遺址也了元見華嚴善財  
參海門事疑卽此處禱於佛以求證是夕海門現  
瑞甚奇載於碑記亭州吳君來爲李官偶遊焉恍



忽若有宿契者修之繕之還其舊觀會海虞瞿君  
至謀以是經梵本易爲方冊而苦於難成君聞之  
喜躍出力相之自此圓極一乘之書霈然流通霍  
然憬悟不自君爲嚆矢哉近世微獨儒學不傳卽  
談釋者亦復吐棄華滋耽玩寂寞其於六通四闢  
千變萬化之用疇知之者君現宰官之身弘圓頓  
之教導亡機之智行不捨之檀眠緇素殊形智凡  
同性如彼千燈共於一室又惡得而畛域之君被  
簡命爲禮官行矣異日囊括九流幹旋三學以襄

主上華胥之理有無讓子瞻者君之職業君之  
能事也瞿君銜德也深微鄙言爲贈輒述華嚴大  
旨以導其行若他治行可稱數者非瞿之所以請  
也不具論

贈愚菴上人說戒慈慧寺序

釋之有律猶儒之有禮也佛以六度示人禪那特  
其一耳而不知者至欲以一而廢五則其所爲一  
者可知已何者仁義以禮而立無禮則仁義壞定  
慧以律而持無律則定慧喪是故戒生定定生慧



所賞齋 卷之十一 九  
慧生八萬四千法門人之所知也而慧復能生戒  
生定迭相爲用展轉不窮人所未知也善乎子瞻  
謂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而以人之醉而狂  
醒而止者卜之真知言哉頃余游都門聞愚菴上  
人之風而慕之一日晤於慈慧寺方聚其徒說四  
分戒余聽之悚然而嘆夫世道之交喪久矣在凡  
庸旣不知道爲何物其稍有聞者一知半解曾未  
涉其崕略輒欲舉古聖人之禮與律而篋棄之曰  
法固無礙也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

而不知其不可假也余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  
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  
心乎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  
留惑潤生不能捨律乃邪說喧豗之中獨能以此  
爲提唱余是以知愚菴之不可及也或曰子言以  
救時則可而冀以究竟大事則不可余曰儒者莫  
高於孔顏其論克己復禮也與佛法何異夫已克  
矣而視聽言動無之而非禮心空矣而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靡不具足然則析禮於道離戒求慧卽



堯禹瞿曇有所不能也而謂其非究竟法耶是時也諸聞法於公者聞余言而慄然欲書以爲贈顧余非知道者也惟公始終以尸羅爲教如烈炬之破昏群流之赴海夫孰能禦之異日勿謂姑舍是吾尚有大乘法在

生  
卷之二十七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序

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

古聖人之道歷千百祀豈有變哉而莫盛於孔子其家法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皆挾聖人之才以康民濟世而要爲有制於時乃孔子以時不可爲而所爲寄其濟世之志者可以自必故廣土衆民所樂不存必欲得天下之英才也者而造之彼其作室爲壇相聚而講猶以爲未足而汲汲然



去其未暖之席環車轅於天下皆此心也乃周游  
既久始知四方所推擇無踰於及門之英而斯文  
之託終屬之吾黨矣故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聖人者豈不思立  
天下之中定四海以滿其一體之心哉蓋四海雖  
大其爲英才者三數人止耳而此三數人者固四  
海之人之耳目也吾得其耳目卽闊趨而矩步臂  
運而指從何施不可以彼不憚道路之徇木鐸天  
下而起人心於長夜誠以此爲易天下之具也史

遷智不及此謂其歷聘駕說第以求售至好七十  
君不遇退而修經以見志夫不知以擇士而謂以  
千時不知其傳以人也而以經則亦講之不精之  
過矣自漢以來聖人之家法鬱而不彰者且千餘  
載非我師天臺先生疇能明之先生之言曰吾非  
樂於仕以求友於四方也又曰此學非特起丈夫  
撐拄宇宙者未易當之吾得一二人足矣而奚多  
言爲蓋先生之爲此言也適在留都而士之臚傳  
而風應桴捷而響隨者亦莫逾留都其間溫夷冲



粹抱中行之質以副先生之求者蓋有之矣而走之狂簡亦不爲先生之所棄今去之二十年矣其溫夷沖粹者率相扳以躡乎中庸之庭而走狂簡自如也不殆於終負先生也哉歲癸未先生年且六十里中二三子謀共祝之而以走之少且賤也屬代之言嗟乎二三子唯服膺先生之教而無終負如走也是所以壽先生已矣

又

夫世之以道鳴者不乏矣而不必其身有之乃若

有之於身矣而其出處大節炳然而不惑者則千百中一人而已可不謂難哉初先生以行人改御史適分宜與吳宰相構爲姦利薦紳附之如市先生疏論之時主眷方篤得先生言怒甚斥吳爲編氓分宜雖未去而天下曉然知上意旨得終就詔獄則先生發之也先生督學時諸可補益者數正言不諱其施於時者什六七矣新鄭始用事勢張甚先生疏其剛愎不可用得遠貶去迨江陵柄國與先生雅知厚亟欲引之先生知其以天下



爲任庶幾共致太平頃之意中變矜率之情往往見言面先生知正言不可入卽謀引去因閉不與往來蓋爲僉都御史甫數月而以內艱歸矣服闋朝議起先生時宰意難之而迫於輿論以原官出填八閩實遠之也先生以父老累疏終養而朝旨特趣之官先生以金革之事誼難固辭黽勉就道蓋餘二年而復以艱歸自此小人賡續任政時事日入於敝而天下益知先生之高矣蓋當分宜時併於羣議之旣同也易而爭於主知之方固也難

江陵時發其姦於旣暴也易而察其幾於未形也難且分宜黷貨自點稍知自好者能辨而遠之江陵之始也銳情治理跡類荆舒有志者孰不思麗之以垂功名況其深相信者邪方荆舒秉政文歐韓馬諸人皆傾意嚮之獨呂公晦斥其信姦喜佞彈文一出朝士至動色相訝蓋人之難知如此故當時之賢人多矣枉已者竟失其身而直道者或蒙其僂然則處勢而自全非深於道者不能某以是嘆先生之大也夫志全者無虧成幾炳者無殆



辱夫既以道自命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得乎故孔子惡鄙夫之患失而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先生孔子所謂大臣者非歟今年先生年六十二三子之仕留都者咸過不佞某曰願有述某觀桓榮崎嶇草澤中以其徒何湯一言爲天子師梁丘賀非京房之門人則不得位大中大夫至少府彼其相爲引重名成而教立如此先生之學既已無論君明春卿而其徒乃無能爲仲弓之事者則二三子之罪也故敢述先生之大節以俟聞言而奮者焉若先生方坐進於道則固可以後天地而不老閱三光之幾凋而桑滄之變於前也區區之歲年惡足道哉二三子曰然遂書之以質於先生

許蒲塘七十序

夫學聖人之道者豈不以其志哉而志之得與不得則繫乎其遇自世教日衰人皆以名寵芬華爲志其幸而得之也忻忻然不幸而失之也戚戚然蓋彼旣無意於道而父兄師友日夜希冀於其外



迨其一旦獲之遂冒然以爲得志豈不謬哉斯時也非其父兄子弟之賢超然脫去習俗之陋而望其能有明也難矣余自嘉靖乙丑率鄉人談孔孟之學許生吳儒以其尊人蒲塘翁之命來遊于時四方之士魚鱗雜沓爭馳騫以爲名高其才華意氣雄眎一時者殆不爲少生悛悛鄙樸人耳其後日久事移才華且見其彫毀而意氣若爲之刊落甚者不復憶曩之所講爲何事生顧見地日高行誼日篤其皜然不緇之學可望而知之故一時賢

士大夫莫不因余以知生而又莫不因生以信余嘻此豈生一人力哉蒲塘翁少游鄒東郭先生之門其志早定故名寵芬華不膠於其心其於生之學也不唯無以奪之而寔有以導之譬之鼓宮而宮應叩角而角隨乃其理也翁賦性簡朴中年卽棄去科舉不理其所居者深林長谷之間其與談者農夫田畯之事蓋方安其子之心一道同又惡知夫紆朱懷金爲得志而欲其慕從之哉然則生雖賢而得翁開之其成此非難也今孟夏十一日



所賞齋 卷十八 六  
翁七十誕辰高生期輩若干人將往祝之而問頌  
於余余唯茅峯天印間爲金陵地肺土良水清異  
時葛洪許邁陶隱居楊羲和往往從此仙去而今  
得翁父子是地靈嘗旁洩於方外而今復鍾之儒  
家者流爲可喜也審如是則翁之壽方與斯道久  
長世之所云壽者何足爲祝乎是爲序

元輔申公七十壽序

大元輔申公致相事之十年 天子舉冊立大典  
以璽書存公於家又二年公壽七十門下士某某

謀奉觴於堂效一言之頌乃不謂某謏劣而令其  
屬詞某辱公知甚深故不敢委而竊有感於古君  
奭之說云書有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蓋古之平  
天下者必自平其心始以彼銳名者急於自標異  
乃始務爲殊尤絕跡若見以謂非常可喜者然內  
嘗與其心之真違而外與天下之事幾違非不燁  
然有述於世要以當天心而殿國基斷未之有也  
惟夫宗工鉅人齊物我遺非譽寧紓體以持其衡  
而無私昂寧跳身以伸其衡而無私抑無昂無抑



國平乃得及乎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斯曩者平格之效已往公柄國者十有餘載推其至誠與世相悃悃款款無標奇獵異之心纖介於其中推轂賢者雜選而進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薦曰彼自以其材見拔也博諮羣言擇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擇之爲功而曰某與某寔議之也亦且引繩批根求多於公而鮮忌乃不知公之能容之而曰我固敢言也當其時公苦心密畫不激不隨靡以秋豪之端稍動於意氣故 上賢重公而倚信之方言

者爭爲訐以忤 上與齟齬公以自名公宛轉徐解不令大有摧折他兩輔十三郡國以機事請者爲之條減否臚利便的的中窾有言之而輒效者有旣效而人不知者卽 國本未建且尤公不以力爭迨大典甫定 璽書煌煌若以報成事於公者而人始曉然知議出於公無疑已嗟乎公爲心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見其操其所擘畫務於當國家之實而不必有其名大臣斷斷無技乃能用天下之技以爲技茲所稱平格之道而公所操



所賞齊 卷十八  
以保乂我邦家者歟頃公耆年而貌愉神王不減少壯時蓋天下顯德公以平而陰額公以壽公厚以平壽國而還用其平以自壽固其理也公巖居以來國脊脊多事非其舊矣卽世未嘗一日忘公而公亦豈能遽忘世哉 主上深惟嶽降至意必精繹重倚盡展公保衡之力於縣官而壽耆之用乃究儻直以嗇氣葆真不接天下之用而有餘於已爲公願者不足道也於是二三子忻然聽其言頌申甫之章以前爲壽而屬小子操牘載之

元輔荆石王先生七十壽序

萬曆癸巳國本未定 上深居法宮諸事稍稍萌芽矣顧獨虛首揆席特起荆石先生而柄之政先生數謝不敏中外使者繹騷道路不絕先生不得辭遂起視事適先生指使之年七月二十一日爲降岳辰詞林故事推擇一人代屬言爲酌者先某不佞班列最下寔執是役大抵謂先生當釜鬲之時用晦而明深合古清淨寧一之旨其明年 上俞先生請命 皇子出閣講學中外懽然先生遂



稱病謝事累十數疏 上不能奪爲增秩賜金以寵其行又五年 天子卒用先生議建 東朝備官屬推恩臣下特遣行人從田間問先生起居狀時長公辰玉繼入史局詔諭江南因請急視先生匕箸今年先生壽七十南中公卿謀所以頌先生者而又從里中推擇不佞某執筆札某蓋觀往事而知先生定策之奇又感今事而嘆先生知幾之神也當國本未定時 天子意初無他特以其事重大不欲自臣下發而揣摩者以其意妄疑上以

爲意且不測主者稍不逐聲爲號惕狀則又以其意妄疑主者以爲意亦且不測激之則疑於上緩之則疑於下疑於上則欲豫而反遲疑於下則欲靜而反沸先生以其事爲兩濟之舟而以其身懸兩射之的爭之以羽翼之實而不爭之以名止其未必然之幾而不止之以口鄴侯所不能得之抵足之肅宗而子房乃得之以天下戲之高帝故曰奇也當時 上獨嚴重先生甚臺諫之言十有不得一二六曹之言十不得三四卽他輔臣十不得



五六者於先生獸虛已以聽故萌芽雖蠢蠢動矣  
或脅息莫敢支吾或鼠伏莫肆猥偷壬人陽爲好  
音之懷而氣類亦陰有藉以厚集其勢乃爭席者  
操室中之戈修郅者挑穴中之鬪 天子且漸與  
羣臣不相習而旁睨者復攫攘其間迨先生去國  
尋至嚴者不憚重者見輕繫安危而全國體者始  
莫知所屬矣當先生堅臥不出舉朝莫得其所以  
卽某亦嘗置疑於其間而不知陰陽消長之幾先  
生有獨觀其深者蓋 主上眡先生爲意指則政

本重而後來者眡 主上爲意指則意指之所從  
出者重一則去有餘榮而國以榮一則斥有餘辱  
而國以辱是子明所不能見之祥符者而文靖獨  
見之于景德鄭公所不能見之入國之日者而希  
文先見于議獄之時故曰神也譬之舟然忽相遭  
于驚風駭浪之中衆且瞑眩失氣而舵者自若則  
衆者客而舵者主也及衝擊曲折于縈洄宛轉之  
波流倏而南北異嚮舟中不知而陸人知之則舟  
者動而陸者靜也夫衆之瞑眩失氣者先生一處



之以無事而國本定至其所南北異嚮者衆人亦處之以爲無事而先生且奉身退矣故觀先生之往事而知先生功在今日觀今日之時事而知先生之功在當日今日之功當日隱而今日顯當日之功今日隱而當日亦不顯或用而不用或不用而用然則先生之隱者以千萬計而其顯者不過一二而已此其含而未吐茹而不窮豈筭數尋丈之可測哉固宜引而爲年象而爲賢若衢尊之置過者酌而不辭又若尾閭之墟百川注而不滿區區松栢岡陵之祝不足爲先生道也或曰管寧一武人耳先零之動且慨焉請行曰無如老臣今中外不謂無事矣天子將幡然修改元之政先生必杖而造朝如商文毅謝文正故事吾輩奚缺望於先生之歸顧某聞先生栖神玄漠方與造物者游名可得而聞身其可得而致耶然又安知先生不用之非用也聞者謂之言也有當於先生輒書以爲壽

大納言陵陽徐公八十壽序



自漢論才必首簡重樸茂之士推爲長者平陽之  
清淨絳侯之厚重眡彼才敏辯給之人浚之輒流  
擊之隨應者疑若無短長然乃至定危疑靖焚亂  
才敏辯給者束手不敢動獨清淨重厚者不動聲  
色而收之故能策名世流景鑠致足術也以余觀  
於今陵陽徐公儻其人非歟公宛陵產也宛陵饒  
豪雋尚雋藻表表一時公獨性宇澄涵精神斂固  
顯而少華恬而不見跡居恒寡言笑而接人以恭  
捐煩苛而應事以暇出守閩蜀爲循良第一繼長

滇臬晉右轄會岳鳳之亂公繇擁傳指授所從護  
將士功什六七而不以自居已徙山東士民口次  
公均徭編賦爲計久遠者難更僕數也公淵默如  
玉韞珠含不輕以試而山輝川媚在所見珍上  
特簡大僚以納言畀公詎非爲大受地哉而公且  
上書自免歸矣當公在東省贖鍰盡輸之公而稍  
出其羨以繕官廨言者求多於公第以此爲詬病  
不知長者如公所至莫能名其功而乃欲指其隙  
得乎余間論公於國爲寶臣其所躬蒞羔羊素絲



之風與典刑著蔡之望當與漢之名碩等而卒以  
單詞罷豈非傳記所稱爵不滿其材位不副其志  
抑漢之祭酒若兩龔之屬已邪嗟乎馳騫者每一  
泄而無餘停酒者必苞孕而有遺味公歸兢兢抑  
畏無改布素時人之德我報之恐後而以不遜至  
者公不知也不啻容之而已譬若萬斛之舟載及  
其半其衍而為禎祥凝而為壽考也固宜頃春秋  
八十冬孟某日為覽揆之辰子壻後君尚禮稟公  
之教亦以長厚聞將率二子有聲有年觴焉而謁

余為詞夫公用未竟而又泯嘿不自明意豈斤斤  
斲報者顧壽富康寧子孫代興庶幾華封人所稱  
蓋不自竟而必有能竟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  
物哉遂書以貽後君使為壽

李如野先生壽序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蘭膏明燭二八遞代徘徊  
於觴俎之間窮日夜而不能自休叫臬盱盧抑手  
交臂離合於一枰之上擲百萬而不滿其一睨此  
世俗之所共愉快也有鑒古玩物者過而笑之曰



此何其垢且濁也則以法書圖畫之爲清彈琴奕  
碁之爲適矣而又有笑其側者彼且與名勝相招  
邀與山水爲游衍故有丹青浩然刻畫賈島若將  
求爲師資而不能而登高丘汎長川不可驟得至  
託爲臥遊以賞之噫此亦達矣而知道者猶然非  
之何也物之美惡無常而人之欣厭有主苟屑屑  
焉必得之爲快名曰徇物夫以我徇物則物貴而  
爲物所徇則我貴世之有待而樂者未有不喪已  
以逐物者也乃如野先生則異是先生少以文學

高等累爲鉅公所稱引後以久次出爲維揚弟子  
師先生蘊藉旣不盡施用而日交歡諸詞人以著  
書談稅爲樂凡名士贈言緘之滿篋笥每授經之  
暇且咏且披若將樂而忘其老也于今世所謂七  
子者至摹其象而玩對之曰吾以幾於神交又摹  
五岳諸名山出必與俱曰吾以幾於天游卽先生  
之篤好如此吾以謂直寄焉耳已而豈以爲先生  
累哉先生春秋六十有六其目視不流而丰神四  
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意



先生者豈其寓意而不廢乎物神適而形不煩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於不得已漠然而固存者耶然則先生所者皆怡神引年之具也而與世俗之樂異矣先生之子哲與余同舉其奉檄歸也欲余一言壽先生先生其一笑置之而無更以是爲篋笥之點也

右史春亭黃翁壽序

余濫竽史局蜀黃昭素者與同籍同署又同臭味蓋相得甚驩無厭也時尊人春亭翁歷官多名蹟

乃遷秦右史以行書抵昭素時僊僊有歸興云頃翁春秋踰六十二三兄弟謀所以祝者而屬余爲詞余聞翁自羈紲卽能讀古人之書解當世之務阨於遇弗盡試第其課士者二理人者三所至有錚錚聲焉而於通渭河間最著通渭多悍民上谷商多奸孔顧能令民無逋賦吏無骫法豪右巨商帖帖然重足累息而不獲一逞且也督餉則羨補誦繕城則紬舉羸譬之淳于國能變方爲醫而疾隨手差也斯豈非通方之鉅才吏治之善軌哉余



覩今仕宦有二千時者病其下憂民者忤於時蓋其不能兩遂也翁豪爽伉直壹意在民在邊邊人親之去天津天津人泣送之愛行而人懷固翁志也翁卽不躋通顯而於志適得何屑屑然以纓綬爲徽纒而務釋之哉史柄藩國事不爲卑散獨今制一授不更出用世者或不樂就夫董賈古醇儒材大夫也旣先之矣以彼挾天人之策抗治安之疏切磋痛哭聲動人主豈謂其鴻漸之無翼豕跡之難遠哉而平津東陽一加萋斐輒棄遠國今去

之百襖以其人視兩公竟何如也然則翁其可無恨秦大國左右史高秩又終南太華各山水在焉退食之暇角巾野服相羊其間亦足自愉快已蓋人生適意我自得之儻其坐輒書空鬱而望遠卽山林漁釣皆桎梏也翁以曠觀優游俛仰朱門眎如蓬戶勢人等之海鳥又奚長裾之不可曳哉翁年甫指使齒髮光好笑談諧譁不減少壯其筭當未有艾也余特覩翁書因爲論著之以廣其意如此昭素博雅好修余一晤對退未嘗不發愧也賈



生矯矯登朝史稱子嘉能世其學以爲美談觀昭  
素嘉不足道矣

劉太孺人六十序

歲己丑 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  
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雋又儲之館閣  
得二十有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  
翩爲後先所未有顧此二十五人其得全庭闈之  
樂如子輿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  
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

改火耳而以事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  
以從所謂親心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傅四  
君其親一就視邸中而他務牽懷頃之且襍被去  
乃奉母於茲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  
尤難者哉何者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  
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  
常也嘗觀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校以致  
咎而發詎固無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  
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



情何亟也方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德役天下之賢  
靡情不體然探其意而代之言猶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抑勢難兼遂即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  
容於承明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  
征行鞅掌如詩人之所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  
掬溜播灑無不得為者外為橐筆之游內有板輿  
之馭修髓之奉盈其前而珈翟之封湊其後繇今  
觀之蓋二十五人之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  
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為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

而彌安其為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  
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  
邁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仕  
者且不必作歌來論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  
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六日  
其設悅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為  
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母思輕去其  
子也哉

封君夏翁暨配鄭孺人偕壽序



夫江發汶山財濫觴耳已而括漢泗兼淮湘沅澧  
沮漳靡不包絡而其勢至於作界南北呼吸萬里  
一何壯哉黃河經朔漠徑中夏自龍門而南激爲  
洪濤播爲安瀾奔泓浩渺與天地相經緯然其出  
葱嶺與于闐可褰裳而涉也水莫大於江河未有  
離其源而自爲大者況於人乎洪都夏君元甫已  
丑與余同舉進士君爲人樂易而簡直開明而整  
練見者莫不卜其遠器已而司理紹興能聲大起  
二三兄弟方喜其能而君不以自多曰此吾二人

之教也頃翁年七十有三孺人七十春秋高矣然  
本其修於身若施於人者同心併力無矯情無倦  
色故純白獨完機事不作蹈繩履尺絕去嘻嗃至  
其撫兄遺孤不異已子咸有成立而後已其爲德  
於家者家之人能言之與物以誠不侵然諾振卹  
貧乏不計有無其爲德於鄉者鄉之人能言之乃  
式穀其子卽有細故必加譙訶則又家人之嚴君  
義方之善軌已余觀世之儲慶源以發其家者率  
厚施而薄取多積而寡洩其累善也雖銖寸而不



厭其獲報也歷久遠而不爽此其恒也翁爲人位不稱德名不暢實施不斷報善不近聞其停涸鬱積旣深以久一發而爲司理君又奚恠哉或者謂司理縮一郡之要其所奔走之令丞尉以十百數其所品隲之羣有司以千數其所震疊而煦育之士民以億萬數翁卽負隱德所予不過簞豆之細其所濟僅可指屈而名聲亦不能出里閭之外也乃其慶在彼其源在此者余以爲亦顧其盡心謂何耳翁爲德於其身與家而其心盡孺人相其夫

爲德於身與家而其心盡心盡而慶鍾之矣卽司理者出政發慮與人布利而祛害小大不同其盡心一也然則謂翁之慶源深遠譬若江河然豈誣也哉是歲也君政成人和而喜其親之樂見之也謁余言而介壽焉夫都繁膺者生靡不遂而不能無愧於志懷高尚者意無不得而不能不苦其生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也翁夫婦旣托鹿門之高蹤而又得司理君之色養莊生所謂恬與愉且侷兼之而全其天年以極壽命之數其在此



也夫故余本江河爲頌以見夏氏之爲慶其來有自

贈兵憲鄭一所公暨配某宜人雙壽序

鄭大夫一所公者閩人也筮仕無爲學時余師耿恭簡公領督學使者每指數諸師儒必大夫重已令三水入爲南計部郎冢宰王金泉公指數諸郎曹亦必大夫重大夫弗至則已至必舉茂名非賢無繇也自此擢二千石往余巖栖遠不相聞迨叨塵仕籍問訊公治行而公屬歸田久矣歲辛丑方

負疴屏居鴻臚何君大積王君用臣者與大夫仲子忠同寮厚善屬余言爲壽余乃問知大夫歷官次第而甚嘆知之未盡也大夫令三水時吏率眠嶺以南爲外府以彼其時三水之民幾爲焦土大夫不難以冰蘖臨之訓和其人民而名捕巨盜轉餉二源蓋一夕幾十起云迨龍安新造番漢龐雜大夫繕要衝廣儲侍鋤強梗綏善良究也士民謳吟而諸夷案堵孰非大夫功也藉第令竟其用於洱海何虞緬事哉蓋大夫治計部七襪而得龍安



治龍安又七襪而得溥海主爵者豈可謂無意乎  
誠欲盡大夫才耳往者捕寇而兩梁迹埽轉輸而  
二源食足業效於用矣臬憲視治郡其權爲易行  
治戎於先事校寇之方張其機爲易運以巨才當  
局效謀而旁指焉其事爲易集乃阨於讒而未盡  
以展蓋誠感遐裔而不能回當軸之惑精格猛虎  
而不能弭宵人之謗大夫其如之何哉大夫去滇  
里居今壽若干歲而筋力彊固不減少壯時配某  
宜人少大夫幾歲健與大夫等以六月十有一日  
同稱壽於家亦一奇也夫二人儷德齊齒子孫盈  
前華髮相望福祉兼美人間之盛事備矣曩之不  
竟於用安知非天留其羸爲今日地邪於大夫奚  
憾且也大夫子若孫以詩書亢宗方翩翩然鵲起  
謂卽以竟用大夫可也

余封翁筆峯六十序

新都爲金陵左輔山川清駛聞於宇內故爲名商  
巨賈之走集人物繁華之輻輳此蓋富貴之娛而  
非高人耆舊之居獨其旁邑去新都二百四十里



而遙山拱而藏水深而聚有重巒疊嶂之阻而絕  
奇麗紛華之觀則惟星源爲然予嘗陰求之意必  
有偉人逸士居之而後無愧於江山之勝而其俗  
間或以財力相雄長大都與上國無異求其淳固  
顓壹澹然自守者迄不可得豈古今不相及而習  
俗亦因以轉移者歟頃因余門人持國相游從始  
聞尊人筆峯封君之爲人此余之所甚賢而欲亟  
言之者也翁乃大鄆名族王父效陳公以篤行伏  
一時筋力纖嗇致貲盈萬與兩兄遺孤共之不私

一錢子株原公性質木一仍其家法無改迨翁生  
而倜儻扶義議論侃侃里閭中急難咸待其片言  
以解卽訾怨蠶起不少避不亦古節俠者流哉年  
長更折節爲儉磊砢英多之氣又若剝削無餘者  
持國成進士當選爲御史貴重矣翁乃修其馴行  
不替有加焉效陳公之淳德幾還舊觀卽一絲一  
粟分賦子婦視儒生時節縮無異也今人少得志  
馳意於驕奢佚欲之樂而忘布衣革帶之行翁履  
顯榮日覩貴富薰灼之勢顧抑志而出此其自處



真無愧於世德而可以回星源之舊俗致足術也  
於是翁年六十中冬九日爲覽揆之辰子壻潘生  
爲鯤乞余言爲稱觴之獻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  
謂之重積德其於永年之道竊意其有庶幾者乃  
書此貽之異日持國采風四方見山栖谷飲之士  
有得於道者問其術以歸壽於親其有異於余言  
否也

金全州思馨公七十序

范蔚宗作漢史始標獨行之目謂其成名立方風

軌足懷也是時士羶於名刻情修容依倚道稅以  
就其聲價而絕俗違時過爲激詭則含真抱樸之  
君子抑或耻之無論中表殊情老壯異節其隳括  
將有不至而較之自然之充符無慮遠矣唐史流  
例猥多卓行孝友忠義至析爲三品雖其與蔚宗  
異意亦非篤論也新安金思馨公孝義篤行諸姪  
節不可縷數人占其一端卽可以自名而公俛兼  
之藉令作史者見之不知當置公何等然公坦易  
率直未嘗與世之崖異者相頡頏也墮乎其處順



泊乎其似道合中表等老壯未有異也余每一接公如行霧露中潛自沾潤蓋公燕居申申如也其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故一時芸夫牧豎靡不以善良歸公蒙莊所稱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者非歟新安山峭削而水清駛士生其間尤喜爲奇節公顧肫切委篤不欲揭揭然以嶄巖自命世亦謂無殊尤絕跡可以驚動人之耳目者不知此余之所深服於公而非隳括爲名者之所能及也歲秋孟翁年且七十友人某某輩謀往祝之

而委余以言余謂壽之爲道恬愉相養之謂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存公以坦蕩爲心和平爲行足使疵厲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人之履福而引年者孰踰公往公六十時余爲序業臚列公行事此復推本而言之令知公之誠心爲質絕去緣飾者異日良史出其必有以處公矣

梅友張先生七十壽序

晉陸雲之言曰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極恬貴



於芬華者享無疆之休夫杼指通意究觀其玄奧  
乃知達人脫然昭曠獨立埃壒師友造化而不爲  
萬物役也史稱由光義至高豈必畢志陸沈終身  
塊莽之墟乃稱逸哉顧其心抗霞表如沈麟士何  
點諸人雖開門教授宴樂不隔而矚然不蒙其溫  
蠖儻推覩其致卽方軌潁陽砥礪頽俗其又奚讓  
焉新安梅友張先生少以經術著攻苦力學與宗  
人玉陽太史齊名久之以其業抗顏而爲人師駿  
駉將顯融於時矣一旦親終輒盡毀其業以去棄

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壹溷於酒以自蒙  
夫先生經學質行並驅齊美當其修賓揆之業詠  
帝王之經祇三五之德豔清和之理蓋奮庸之門  
軌非巖海之跡蹈也第以祿養弗逮飄然遠遯眠  
居平之所營如將維繫之者斯其深中隱厚非常  
情可測矣以彼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遯懷巖廊  
之寶踵輿蓀之遊卽沈何者流濡跡人世亦何害  
其沈冥哉麟士教士差山所居成市先生業與之  
埒而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復與子哲之通隱者同



且三子才秀兼有亢宗之望季大鼎尤以博士業負俊聲先生鬱憊未寫胸臆欲披者將待此以竟之雖恬澹寡求箕山托志未爲不遇也先生仲子大晉能聲詩僑居白下所游多聞人歲冬孟十三日先生懸弧之辰余宗侯夢熊輩將率同志祝之而屬余修酌者之詞余聞亭毒無已真人不瘁知先生履福引年有難以歲月計者蓋恬之爲貴而非焚華之以也旣以語諸君不見謂爲謬曰亦庶幾先生之玄散賦非邪是日也有如以叔夜之酒鎗進不知先生能終辭之否

蔣隱君七十壽序

嘗考信載籍及所目閱指數耆艾魁壘之士多得之窮阨困苦中而佚樂者不與焉然則窮阨困苦君子將取以爲資而未嘗前却於斯也故榘枿杞梓材矣必飫陽和凌陰沍歷歲時然後棟梁楠柟輪輿輻輳巨細短長無不勝其任昆吾良金也火不煨水不淬石不錯頑然鑛耳是禍之而福損乃爲益固造化消息之常而壽命之窳係也何者天



之生人業毓其軀榦流其氣脉發其聰明矣而非  
斂之不全非鍊之不固以彼芬華波蕩方役吾心  
之不暇吾復縱其情之所麗而莫之能止天地之  
真氣日流月澌而不能以復存亦奚怪哉以今觀  
於新安蔣君有足徵焉君生素封家弱冠爲博士  
弟子已遊成均交四方之才士會當乘時鵲起爲  
門祚榮也而倏遭閔凶羣不逞謀危中之爲鳩爲  
訟筭罟四布旁睨者以爲孤筢如君計無復之耳  
君顧能難平之情付以理遣無對之感寄諸忘言

責已恕人割腴而處瘠卒能以自勝爲強修業而  
息之久之去業復還而怨者爲德豈獨其有天幸  
哉鼠雀之踟躕機械之閃爍世所不堪者於君皆  
增益磨冶之地也君自是益修其平生諸釋怨賑  
貧爲德於鄉者指難婁詘而行年七十矣君歎曰  
吾於困阨時不自意全今乃有此也時則治園榭  
亭沼與故人遺老燕遊其中暇乃進諸子而程督  
之舉所備嘗諸韜以爲瑱規津津有味於其言也  
當是時教行於子弟惠洽於嫺黨信孚於鄉人齒



宿於流輩受其名又受其樂譬之毓材而材成鎔  
金而金礪斯所稱得全全昌者非歟藉第令顛踣  
自隕尺寸莫豎抑將奚稱君之澡玄垂後得芘其  
皓然固天就之也而其識深遠矣歲十月朔爲君  
覽揆之辰子希澍孫士進士采輩將稱觴以祝謁  
余言侑之余謂君之得壽不可忘厥自輒不揆而  
爲之序

金之色翁七十燕會詩序

夫君子進則思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則求

消形地肺揖箕頰之餘芬而或俛首風塵抑心名  
利非獨丘明耻之抑亦夫我不暇金翁之色牆東  
逸叟維揚俊人談叢散馥於九蘭筆海騰波於八  
水固已氣邁羣子名動一時非不能引茅茹以彈  
冠絢桃花而結綬而優游三樂負杖窮年栖遲一  
丘鳴弦卒歲蓋方覩繫足之爲苦又安能褰裳而  
就之是以萬鎰之玉可懷而短褐自蔽五侯之鯖  
時致而長裾罷曳則翁之爲人大都可睹已萬曆  
甲申翁春秋七十弧懸於堂同社諸子儼然造之



小子捧觴而進曰蕭惠開有云人生不能行其胸  
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蓋余不敏竊歎斯言今翁  
放懷天地之間使氣公卿之座按景光而度曲仗  
山水以成詩酒德不羈琴心獨茂校其所得孰與  
世多然則牽衣肘見而歌若金石步雪履穿而色  
如芻豢翁已方古人之軌立高士之幟矣是日也  
夏木成陰黃離對語清觴迭進流芳亂飛雖詞鋒  
欲振咸願祝於長年而筆陣先開聊披宣於短叙  
人成四韻壽引千秋

周光宇六十壽讌詩序

若夫龍蟠鍾山虎踞石城則吾土之山川甲乎域  
中五經縱橫萬人籌畧則周宗之文武秀於天下  
乃如光宇抑其名流負騏驥以標良挺珪璋而擅  
美孫吳蚤達管樂自期世踵魏科人推高步腰懸  
化雀之印門擁帶犀之軍非不能一鼓而勒燕山  
三戰而清瀚海第時屬太平之代人酣無事之風  
歸馬爲羣麋弓不試花新葉早徒賞會於琴樽月  
幌風襟每吟謠於牋綵以文字爲策勲之府以矚



所賞齋 卷一  
三  
眺爲戰勝之場把袖拍肩思彼三五鷄鳴烏遷俄  
馬六十爾其白日長黃鸝語綠陰幽草不減花時  
紫陌微風遙熏麥氣斯時也人來舊雨席敞高雲  
假北海之觴上南山之壽雕蟲壯思則符彩驚人  
非馬雄談則鏗鏘滿聽疊疊然天下之嘉集陶陶  
乎人間之樂事藉令莊生可作奚羨大椿之年不  
必方平更生坐閱變桑之海客明且哲何莫賦詩  
予穉也狂聊爲撰序云爾

常國寶五十壽讌詩序

常國寶容貌循循風流禕禕琢磨其質玉潤而金  
相黼黻其辭雲蒸而電激以豐鎬之舊壤懷文獻  
之遺風手握靈珠心同匪石曾從綠髮幕府洪都  
譬彼漆園之莊周何辭卑位異乎安定之梁竦不  
憚勞人顧執板之幾時俄挂冠而長往荒兮未央  
指林壑而非遠筦爾而笑望烟霞而在矚尋古蹟  
探幽人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長嘯盧敖之逢高士  
詎識鳶肩憶滄海而無時問桃源之易失時歌淨  
行或賦遊仙豈徒流連光景之間放情觴詠之末



者哉序屬九秋裘開五十妻孥喜色閭里驩心十  
千置酒開間館以留賓二三昵友造高閼而廣讌  
黃花正茂肅氣彌高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琅以觴  
月於是乎南山頌起北海樽屬斯亦浮世之快觀  
生人之樂事也嗟乎百年強半萬事多諳惟談笑  
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旣因良會何莫  
賦詩千秋有托众夸金谷之才匹坐勿誼敢攀玄  
晏之駕輕爲序引綴在篇章

張懷南九十壽讌詩序

夫宇內寓形躋期頤者蓋寡人生行樂共烟霞者  
幾何歎四美之難并詎片言之易合懷南張翁者  
倬彼耆舊鬱有詞章身逢累葉之昇平眼見四朝  
之全盛地踐百二年垂九十春秋高矣閱人衆矣  
良會接煩襟滌亦云樂矣同鄉詞客結社滋久乃  
心無遐阻跡以事牽蓋不無離合之槩焉頃梁君  
還轅嶺表余亦歸栖北門雅道載興朋簪旋合而  
公之誕辰適與期會於是開高軒以置酒撰良宵  
而下榻絲竹紛於綺戶琅玕盛於雕俎樓臺如畫



臨上國之城池軒騎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是日也  
歲事盡條風轉鋪梅花以爲藉傍松陰而代幄壺  
觴迭進笑語忘勗亦千古一時也二三子拜升堂  
之嘉慶醉介壽之餘瀝筆花欲燦詞鋒大振金谷  
可作攝齊於廊廡之間鄴下再生擁篲於高門之  
外非寄篇什曷彰盛美爰裁短序用作前茅云爾

惠菴楊太公七十序

古名世之英其出非偶然也必有醇茂醲郁之德  
以開厥先竚唱而比竹作雲興而甘澍應故後人

獲推其未竟之緒以調庶務潤羣生而人皆歡然  
祝曰幸哉君子之德實者行溢者華衍者爲賢子  
孫而享者爲壽考蓋甚相須也余巳丑歲舉禮部  
於皖城楊君純完爲同籍又三歲君對策公車得  
漳浦令以去久之以治最擢銓大夫於是聲實洋  
洋盈宇內矣始諸同籍分布中外而聞之道路獨  
稱漳浦治不置大畧謂君置身膏脂而皦然不緇  
如孔君魚憂勞萬民隱若痾瘵而諸城推之如呂  
季陽安靜悃悞吏人同聲謂之不煩如劉襄陽其



治蹟殆更僕難縷數也余因詫君胡以得此聲於八閩間哉詢之則知太公迎養邸中每退食輒膝而教之曰四境元元宅生於縣令一不任斯民安所托命哉時時倚柱聽君之決斷惟恐其不得當也自是純完之治蹟日有名蓋翁生長田間洞知閭閻之困苦雖年運往矣而好行其德白首無倦居恒厚施而薄望振閭里之急不伐其功人覩翁不廢德於鄉而其爲一邑德與爲天下德者不知也語云山銳不高水徑不深仁礪則德不厚礪於

仁猶謂不祥矧不仁而徒礪者乎萬曆初元大臣尚苛急士爭趣爲刻深下逡逡莫必其命頃且習爲首鼠持祿至蔑法惠姦而不顧寬猛異矣而足以腴削生民一也藉令皆善訓如翁與善治如君者安至取天子所卵翼之民而蹂躪之以靡爲凋世也歟翁卽不爲儒其質行或儒者所不及雖老不任事而殘膏餘馥至舉巖邑之痼瘵而衽席之夫論廣狹則一邑易而天下難論人我則自任難而任人易君方秉人材之成以進賢誦不肖自此



令海內陰受賜而不知者皆稟翁教也則夫定盈  
庭壽國脉以永永無極翁之春秋詎可以隸首之  
筭窮哉夫翁之於德也若北海之尾閭日益之而  
不盈其於年也若焦丘之燄日引之而不已乃其  
理耳翁歲且七十七月某日爲覽揆之辰漳浦盧  
司徒維禎朱司空天球蔡符卿杲輩采邑人口碑  
而屬余一言以頌夫翁之可稱數者多矣而余獨  
詳君所起治績者固邑人意也

孫太公榮壽詩序

昔人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然  
則發乎性靈形於篇詠遠則明天下政塗闡茲王  
化近則抒一時感激美於國風其亦有不容自己  
者乎龍岡孫翁負青雲之器極黃裳之美乃斂其  
素縑薄試方州遠同柳下親居散秩尋如梁竦不  
久勞人躬鯉庭之色養與金昆而偕適游心上古  
未尋大隗之宮爲帝外臣終全潁陽之節不謂非  
古之高蹈矣而猶形留江海神馳魏闕督是諸子  
授之一經以故或蜚聲於憲府或奮迹於起曹靡



不動 天顏降 明詔封紫泥於壘禁傳墨今於  
銀書沐 帝王之雨露同彼三五對清平之日月  
俄焉八十此亦人子之極願生人之勝事也是日  
也縉紳紛沓玉質而金相絲肉透宣宮鳴而徵應  
芳筵接座駢羅豹象之胎妙舞盈庭曼衍魚龍之  
隊賓主交於百拜祝頌引於千秋美矣盛矣不可  
復加矣而侍御公者方馳轡軒紆繡服 簡書嚴  
而未遑將父山川遙而奚以喻指則有解者曰問  
安寢門孰與道行於南紀眠餐一室孰與名揚於

昭代萊綵爲娛不如命服斯皇之麗也卮酒爲壽  
不如引商刻羽之美也於是上公倡首羣士嚮風  
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京輦接  
於陽城泉涌華篇江波通於濩澤萬殊斯應千里  
不違工符黼黻郁郁文哉被以笙鏞洋洋盈耳可  
以陳心賞抒旅懷可以康高年介眉壽宜編風雅  
傳示來茲豈徒涂譎里誣遐邇慕悅而已哉侍御  
公乃撰而集之屬余爲序夫四詩資卜商之引三  
都假士安之談余非其人敢當斯委蓋所謂觀博



而見班聞樂而竊抃者矣

賀汪隱君暨配閔孺人五十偕壽序

文中子有言心跡之判久矣古之言隱者或疾物以矯情或高栖以違行潁陽洗耳孤竹長饑以彼其人莫不委體淵沙鳴弦揆日矣然陶朱荀恁三致千金財賄巨萬皆列於高隱者流豈非其涅而不緇之度入汙泥而不染經燥火而不焚卽名跡有所不得論者邪余觀新安汪君惟和蓋庶幾焉君席素封之業少孤育於大父大父子與君齒

相埒也而君嚴事之大父遣季子游南雍季子引君共事君遜謝不往曰不有行者誰與順志不有居者誰與承顏自是日侍大父持家秉逮叔歸乃請於大父爲吳越游修故業而息之貲且百倍無何挈一切筦鑰者歸而與叔謀曰人生貴適意耳日僕僕什一間奚爲小築蔭山之麓臨溪開圃以閣俯之客至輒擊鮮呼酒嘯咏其中至於花香竹影蘿幌風襟悠然若與世隔者獨不惜傾資起人之疾振人之貧歲侵而飽人之饑如此者不可縷



指君且善匿其事惟恐義聲之聞也居常好讀書  
二氏諸家多所涉獵生平室無姬媵門鮮雜賓蓋  
蕭然名士之風已配閔孺人生仕族拮据闔內助  
君之不逮而祥惠好施實與君合自于歸以來未  
嘗一與君迂意故君得恬愉於晚節者以此夫范  
以貲散於貧交疏昆弟荀財千萬亦均九族君之  
振窮調乏略與之同且也以鳴禽流水適其天和  
以浮白引滿澆其壘塊以圖經子史曠其神情不  
必熊經鳥申納新吐故而神明之用不衰自此指  
使期頤可以坐致如君夫婦者方諸古之隱德豈  
有愧乎戊申君五十秋季爲覽揆之辰閔孺人長  
君一歲親知謀後先稱觴孺人謝弗受曰以待君  
之誕期而舉焉意甚美也先期君子太學啓基屬  
余言爲酌者先嘻異日史局有傳隱逸者聞之必  
有以處君也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八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九

碑

敕賜吉祥寺重修碑

蓋聞知言說之本空者因言可以闡教了色相之  
無礙者卽相可以明真故僧會遊吳法蘭入洛精  
廬表於南國招提創自東都詎非以竹林檀閣目  
擊道存柰苑祇園因敬生悟者哉或者謂理超生  
滅之界卽建立皆有漏之因道絕形識之封則像  
教非無爲之旨是又一隅之淺智非通人之大觀



者矣何者法之爲言也貫有無等空色融理事混  
中邊諸佛體之則三菩提菩薩修之則六度行海  
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着花  
善友求之爲如意寶故風柯月渚總露機鋒蘚徑  
蘿龕咸提宗趣豈以象巖窈窕非解脫之玄宗龍  
藏森嚴悖尸羅之妙躅者哉吉祥禪寺者勝國時  
天妃廟在焉北接鳳皇之嶺形勢逶迤南亘清涼  
之山几按迴薄東則鍾陵標舉雲輶之所出沒西  
則馬鞍低控江濤之所激蕩兼之修竹萬个挾淇

園之遺蹟舊桃千樹藏武陵之舊事誠南都幽勝  
處也永樂初中官鄭和歸自西洋增置爲寺 朝  
廷降勅護之正統辛酉住持智能復加修葺迨今  
百四十年矣開林薙草古非乏人紐業承基久難  
其續尋至榱椽漸毀經像無依此緇素之所共惜  
人天之所興歎也釋真慶者一心凝練五衆宗推  
萬曆以來總持茲寺傷智幢之欲折愆戒寶之將  
沈矢志選材庀徒作室時則景仰者聞風助道効  
力者說以忘勞重開方便之門大啓圓明之域遂



令三身競爽四殿肇新雲退寒巖出鈴閣山堂之  
妙月來湛水現鍾臺壠樹之奇蓋不必借座燈王  
請飯香土而洛水璽書之頌芳園華蓋之祠庶幾  
其不墜已足役也徐君承宗顧君其言李君紹者  
提萬戶之侯印契三乘之聖諦率衆相工旣殫厥  
力詣余謀伐石紀之余也佩伽佗之一丸飲耨池  
之八味高談寥一古則愧漆園翁深入不二今則  
非維摩詰第以遺民栖荆於蓮社玄風拾椽於檣  
林嘗沐無緣之慈忻觀可久之業寓言頌禱敢辭

篆刻之勤垂示來茲永作津梁之助其詞曰

攸攸法界芒芒品類智慧停輶無明縱轡癡城恚

海情斂意率疇擊其蒙疇覺其寐其猗歎大雄乘

運而興高披六度妙演三乘開茲閭室示以心燈

聲聞色見彼岸同登其大教陵夷枝分派衍正法

曰深像教曰淺二諦旣偏一如誰顯方廣終湮真

空莫演其誰能獨悟種智都圓思超繫表道照機

前拈草建刹指柏參禪卽相卽實何白何玄其翹

翹鳳山名藍夙敞無平不陂有復斯往昔也莊嚴



今茲灌莽像設蕭疎停驟遠想

其五

有美僧英重啓

香臺事從緣合緣因善胎千光霧動七淨般開蘭

山桂水於焉徘徊

其六

夙仰蛾眉忻聞鷲嶺其風可

羨修途難騁館宇新開薰修日引戒月悲花目瞻

心領

其七

經行宴坐松門蕙樓無金可繪有石堪留

銘題翠琰字勒銀鈎願見聞者同乘智舟

其八

### 牛首山新建華嚴閣碑

若夫鷲嶺開圖雞林闡法朗玄珠于定水抵蒼壁  
于愛河據五演以發揮盡四流而提挈足使迷方

自曉蹇步同安非大雄孰能當此者乎顧自義學

繁興頓教日弛徇物情之好徑忘大道之甚夷豈

知迷悟異塗聖凡同體其悟也卽衆生爲諸佛之

本源其迷也卽聖解爲凡夫之坑塹情生智隔力

盡功圓故釋天之寶網不藉人爲離垢之摩尼匪

从外得此之爲義莫備于華嚴矣始列毗盧法界

旣陳普賢行海體用互徹依正交參示當念之咸

眞信卽心而爲佛俾披覽者若獲如意之珠食善

見之果有求輒遂無疾不瘳誠所謂諸佛之密因



如來之真諦者乎迨夫摩騰之至難陀之譯所為  
尋師鹿苑抱帙猊臺豈以忘兔而守蹄政欲因標  
而見月然而爭參佛影徒侈說鈴悠悠者虛歷僧  
祇皎皎者自纏法見詎非以秘密之玄宗下士大  
笑究竟之微旨非人不行者哉牛頭弘覺寺者建  
業之名藍也憑絕巘以規形俯長江而挺勝丹梯  
碧洞上霄藤蘿桂廡松楹下飛泉溜遠瞻則千林  
接隰近睇而雙角昂霄蓋自王丞相指以示人融  
法師坐而進道遂以雄標江表法紹曹溪百刹皈

依九衢瞻禮若其琳臺聳照寶相分光有類飛來  
無慙涌出銀龕幻影倒垂鴈塔之花石壁鐫經下  
映龍宮之業是以黃旗晝徙紫蓋宵臨 仁皇率  
文士以品題 武廟慕嘉名而眺矚信息心之名  
蹟栖禪之勝地也金陵釋定林者不礙居真甚深  
為寶憫茲蓋縛大布津梁謂非經曷以度世非閣  
曷以度經乃建置禪堂之後榜曰華嚴以全經貯  
焉于時繭足羸形大海枯浮之苦累時積歲流沙  
懸度之勞願力既登信心彌廣以故淨財霧集真



众星馳架險連榮因高積磴丹青映于菌閣銑透  
接乎蓮宇遂使三十二好之相月朗毗耶八十一  
卷之文雷轟震旦自非信格豚魚行瑩圭璧豈能  
動玄機于盼蟹成勝業于須臾勲邁布金德超掩  
髮是役也上人徵銘于余亡何訪道亭州示疾而  
歿嗟乎見化靡常應身難駐繁霜旦委陰風暮來  
隻履颺其若空雙峯黯而無色命也如此人其柰  
何今年春余結侶南郊尋真上刹但見樹蔽蕤于  
玉葉鳥弄鳴于瓊音十種香泥瑤壇踴躍四依圓

鏡飛閣翱翔澍甘露于十方懸佛日于三際時移  
事異物在人非感拂松之旣遐傷社蓮之永謝言  
猶在耳死豈倍心爰竭鄙衷式昭弘美庶幾玄薨  
湛霽長垂蔽月之基彩筆縱橫欲借凌雲之氣其  
詞曰

猗歟聖言華嚴爲統十萬正文百千妙頌行海無  
涯法界斯總淵匠旣遠妙義寢微智燈欲晦疑蘂  
時飛不有覺筏疇開悟機峩峩牛頭唐開淨國碧  
洞棲霞丹丘抗月考室巖腰曾巢嶺脅有美開士



卓錫來臻弘新杰構大演真乘迷雲盡斂法雨斯  
興寶坊赧起銀函星布樹以妙梯登之覺路熒熒  
千燈迷方自悟旣斫繩布倏痛舟沈去來何在輪  
奘長新題銘貞琰敢詣靈津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作也侯廟祀徧天  
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  
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  
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強破敵

威震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  
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  
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  
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于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  
日月爭光者哉余行天下顧瞻廟庭歎蜀至今千  
三百年事之廢興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荒  
邊夷徼在所有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  
恐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縮四  
方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



沮姦謀振發忠義以助成 聖化者非細嗚呼爲  
君子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問無殊嚴卜非盛  
德其疇能之國朝受命宅中百靈效職乃太微營  
室之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辰  
極而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余少知嚮  
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屬某官某謂籩豆有嚴而  
琬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乃命予碑  
而銘之其詞曰

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旂如熊如虎逸氣干  
霄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朋飛軼超爲帝  
禦侮大夏顛濟極力掌柱靈鋒電耀威策霞舉勇  
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盪詈吳非忤炳炳丹心  
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衰掃除萬國安  
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駭霆怒雨豈其  
湮淪草木朽腐烝哉 文皇鷹揚啓土奠鼎幽燕  
飛龍九五鬱屈觚稜穹窿禁籞侯呵護之如棟斯  
礎掩靄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惟蹕是扈伏臘  
續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毗蘭洲莽卜以筵茅荅



如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之凜面相語  
義舉長信姦謀遄沮侯其冥冥庇厥區宇矧國熙  
恬邊陲中監翳日腥雲有紛獯虜侯甲皚皚亦赭  
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尚截狐豕披攘羯粘永  
祚 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旣醜松桂翔舞孔蓋低  
臨霓裳紛下碑枕龜趺鍾橫石虞敬勒銘詞流芬  
終古

明卓忠貞公廟碑

夫振刷頽靡汎埽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圖執朱旗  
而清人瘼者聖人之畧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  
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  
王綱解則開八紘以乂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  
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忠  
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髮  
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  
府多聞披玉軸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  
陳仲弓閨門之德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  
武末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



中梁國旌旗乃上儼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朝議  
固已晰釁萌通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  
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 燕國始建  
公覩其幾微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卽  
賈生筴諸王之勢鼂錯謀劉氏之安何能遠過而  
壯事難期老謀莫試尋至中州圯圻上國奔離士  
女同歎于殷墟鬼神共謀于曹社蓋天步初夷屬  
搶攘而未定故人懷靡常舍 神聖其奚屬斯時  
也以 高帝之子纘戎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

畧龕夷 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儼子  
燕孫詒豈瞻烏之靡定公卽準管魏之擇主撫鐘  
虞而自怡其與更二姓事百君者當異日談也顧  
刀環築口吠堯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彌  
厲臧洪同日誓不俱生卞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  
痛哉昔伯夷之諫也太公扶而去之公之死也少  
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  
材智邁於夷等生死能爲有無故也公歿 文皇  
帝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



耳湯不以伐夏而斂沈淵之務光武不以翦商而  
紂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疇能與於此嗣  
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詔書建祠冶  
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爲明 主  
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祀英魂  
未妥鄉人興嘆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卽中川  
文山祠右爲祠以祀公於乎方黃之死事非不烈  
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危  
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超千

祀者其惟公平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覩公廟  
貌與薦蘋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  
悟光明其何暮擊牲爰告卽石爲銘詞曰

粵古貞臣動必以正圖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  
流疾風斯勁戡戡卓公忠出其性有明開闢地正  
天刊龍戰甫戢玄黃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剡勇  
智不作華裔疇安 真人踵興閩統斯削帝緒中  
賡壇社如昨簞食壺漿稽首崩角命有廢興人無  
適莫公也矯矯力抗其衝賈策定制鼂疏徙封委



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心苦力窮無波不隨  
有作莫遂大夏顛隕一木焉制勇嬰鱗逆心安骨  
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疇不自委曰國懿親公志  
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二君陵厲白日晡  
靄高雲周民則頑殷彝已厚養士卅年庶幾無負  
厥有褒詞皇皇 天口君義臣忠異塗同紐我  
皇御宇丹書白麻閱彼忠魂一灑垢瑕旌祠冶城  
錫胤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海嶠甌鄉公之桑  
梓祠宇弗虔仰瞻奚以有美衛侯鳩傭相址高薨

雲構層櫺電起長江孤嶼楚楚新宮摹文像卓作  
配西東姦雄泚頽烈士動容刊碑撰德今古英風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奉勅撰

蓋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人莫不欲  
壽資亨毒以盡年穀飲巢栖感物之情蓋寡范金  
揉木逐慾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  
互戰寒燠並侵疾纏湊肌靡知救止痼入膏盲歸  
於夭折自非大聖哲人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  
驅除滯固飛丹鍊石引納清和令黔首期於普濟



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廟一區藥王  
扁鵲一名秦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稟於神人天下  
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傳  
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土人以藥王目之纍纍城郭  
卽令威之靈墟縣縣俎豆比庚桑之畏壘 今皇  
帝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卽康寧  
因念祠宇湫隘弗稱具瞻乃降大渙命中涓因其  
舊蹟葺爲新廟且謂醫之爲道義農黃帝寔始基  
之更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祔焉斯時

也 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於有司詘不舉羸  
賁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隱嶙之餘  
基易凋殘之落構於是大夏鬱起神儀穆然繡栴  
雲楣爛斑奪目蘭橈桂棟氤氳襲人岌堯榱桷恍  
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  
可興可以羞谿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  
水蠲萬民之天札躋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與  
於此乎竊聞三皇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  
之情教五谷以代血毛之食宣百藥以拯天傷之



命民靡日而不用用彌久而滋彰此於聖真猶爲  
土苴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氣若斯之盛者矣迨  
攷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列仙傳者  
寔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真吐納清虛揮  
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蹙能使之  
興苦能使之樂非曰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繇  
斯以譚清淨無爲抱真守一以虛明應物爲用以  
慈儉不爭爲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溫原  
疾病之深淺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末也

故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  
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  
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毒五氣之調應九竅  
九歲之變如斯而已哉臣伏覩 皇帝臨御以來  
祀垂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寡欲不佳兵  
而裔夷服不好察而甄敘明固已同天下於華胥  
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羸餘以爲此廟上以竟  
母后欲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  
法禦災協於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禩諗於



有知謂當有頌 皇帝曰爾某其爲銘臣惟宣  
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臣之職也敬勒貞石  
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闕宮之  
什其詞曰

玄黃剖判粵有君臣體國經野司天屬人三微遞  
襲五運相因不有聖喆孰拯蒙昏倚與三皇應期  
撫世義易農醫開迷釋診爰及軒岐靈樞乃著神  
徂聖立古謝今升長桑嘿授渤海相承上池一飲  
鏡澈波澄有觸斯顯靡應不神號生能起桓死可

判醫無定名隨俗爲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  
之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韻芬芳豐渠高郭實  
維故鄉椒蘭掩靄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  
皇矣 大君膺圖執象六氣氤氳三靈盼饗廓是  
靈祠奠彼淵匠本之源之義摹軒像寢園增拓儀  
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遙通  
宛其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古今焜焯異代同  
工隱茲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鏘鏘其化則遷其靈  
是託仙真窟宅帝子山川丹梁霞錯紫柱星懸儀



刑肅穆徒御周旋清含玉座洞卷珠簾華蟲朱虎  
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欺蠲危有  
賴黃絹新鐫綠樽斯爵 聖筭絲絲千萬億載



